

真正的大师总是谦卑的。正因站在人类智慧的最高处，他们更具非凡的眼界，才更感自身的局限。开阔的眼界使人谦卑，谦卑又使人的眼界更开阔，推动大师们一步步地走向巅峰。



世说 心语

谦卑心

◎陈广胜

在古希腊，有人问苏格拉底：“天地之间有多高？”

又问：“人有五尺，那不把天捅一个窟窿？”

“所以那些高于三尺的人，要学会低头。”

苏格拉底说的低头，可以理解为一种谦卑。谦卑，按照词语拆分，即“谦虚+卑微”。谦虚是做人处世的态度，卑微是对自我的认知，后者是前者的逻辑起点。而感知卑微，并非自贬身份，实际上是认清自己的平凡，正视在学识、见识与德性、理性方面的诸多欠缺。

人堆里总是天外有天，即使你出类拔萃，终究跳不出某个领域、范围或时段；假如妄自尊大，就好比井底之蛙。更何况“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存在发光的一面，势必有背光的另一面。倘若以一己之长逞强，反显得浅陋。因此，人要有谦卑心，纵然自信，也应知道身上的短板，给自己恰如其分的定位。

当内心确立了谦卑的基点，人们就多了自知之明，不会因半桶水晃荡，凭一点业绩便睥睨天下。所以谦卑的人，日子好过时不会像暴发户，遇到挫折也不致于垂头丧气。因为他们挤干了做人的“泡沫”成分，拒绝趾高气扬，自然也没有好高骛远的心理落差，更可坦然面对生活中的进退得失。

人只要存在于社会，必然拥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并由此引出高低贵贱的评价区分。通常情况下，人们对权位、钱财高于自己的一方谦卑，但对境况逊一筹的则难有此心。据说，美国前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与孙子驾车出行，一奴隶在途中脱帽行礼，他当即还礼。孙子却在一旁无动于衷，杰斐逊告诫说：“难道你允许他人比你更有绅士风度？”

爷孙之间的差别，在于那一颗谦卑心。也许由于怀着强烈的身份意识，当杰斐逊面对地位低下的奴隶时，就有了顺理成章的傲慢。然而，偏偏是最具骄傲资本的托马斯·杰斐逊，却持有非凡的待人礼貌。他的身上条件反射似地流淌着一种涵养，也正是在这份谦卑中，绅士的高贵气质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一个人是否谦卑，与内在的品格相联，也取决于他对世界认识的深度。有时我们对某些方面似乎了解颇多，可不断地探究下去，却越来越发现自己的肤浅。真正的大师总是谦卑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牛顿认为，在科学面前，他只是一个在岸边捡石子的小孩。从杰斐逊到孔子、牛顿，可谓拥有同时代最聪明的脑袋，但正因站在人类智慧的最高处，他们更具非凡的眼界，才更感自身的局限，并油然而生谦卑。

大师们的谦卑不是客套，而是接地气的志存高远。因为知道自己的“不知道”，晓得自己各式各样的“不能够”与“不适应”，他们就不会满足曾经的辉煌，不会有叶障目的狂傲。对大师们来说，过去的都已过去，更远大、更值得骄傲的追求还在前头。开阔的眼界使人谦卑，谦卑又使人的眼界更开阔，推动大师们一步步地走向巅峰。

谦卑是具体、实在的处事，尤其突出地表现为强者的退让。清康熙年间，礼部尚书张英的老家与邻居争宅基地，他寄诗一首：“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张英于是将墙退后三尺，受感动的邻居也因效仿，便在安徽桐城形成一条“六尺巷”。应该说，张英不缺横行乡里的权势，但心中的道义使他谦卑，当然也无意插柳，让后人铭记住了张尚书的风范。

谦卑无疑由内而外，亟须将心气放平。但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人将谦卑当成某种策略，或基于利益心献媚，或为了形象刻意“亲民”。这些在场面上的姿态，其实不是谦卑。而当谦卑成了一场秀，特别是心底里端着身价，自认为一个重要人物，又逢场作戏作施舍式的低调时，他们骨子里流露的并非谦卑，反是无形的傲慢。

谦卑心出于真诚，是放下身段的不卑不亢。无论高官显贵、商界巨子，还是布衣百姓、贩夫走卒，对之都一视同仁、一视同礼。真正的谦卑有平等的人格尊严，既不仰视权贵富豪，又不鄙视贫困微贱。既如此，做人就不会忘乎所以，也不会匍匐在地，而平添清风朗月般的安详。

谦卑本睿智，非参透人生玄妙，通常难有深切的体悟。对人而言，抬头是本能，像苏格拉底所说的低头才是本事。心存谦卑，就是拥有低头的气度和胸怀。它看似柔弱，却于无声处体现做人的底气，在平静中散发着强大的精神。犹如大海，只因处于所有河流的最低处，才使百川汇聚，最终成就无尽的浩瀚。

往事如昨

儿时过年最难忘

◎缪孔文

要说难忘的过年往事，我还是觉得小时候在萧山老家的过年最难忘。从腊月二十起，家家户户就进入“过年模式”了，一直要延续到正月十五的元宵节过后，所见所闻都是浓浓的年味。

小时候，每到学校放假，父母亲总会把我们送到在萧山义桥的老家，等在爷爷奶奶家过完年，再接我们兄弟几个回杭州。我清楚地记得，去老家那天，我们都早早地起床了，母亲将我们穿戴整齐，就领着我们去清河坊坐3路车到南星桥轮船码头坐船。船是那种响着“突突突”声音，冒着黑烟的柴油机船。大约两个多小时，船就到了义桥码头。下船后，大人搀住我们小心地登上渡船，船公摇着橹，把我们摆到江对岸。叔叔们知道我们要来，早早地在等我们了。上了岸，我们或坐上独轮车，或

坐进竹编的大串篮，或骑在叔叔的脖子上，在叔叔们一路又说又笑的挑着、背着、推着下，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喽。

那些儿时记忆，现在都十分清晰，有很多是至今都保留着的习俗。

比如到了腊月二十左右，村里人便开始拿出饭蒸、石捣臼、木榔头、八仙桌、年糕印板等家当，早早地做起搡年糕的准备了。搡年糕那天，现场更是热火朝天，热气腾腾。搡到差不多时，大人们会将年糕团分给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小孩子，我们就用手摘着吃，味道特别香，也特别开心。又比如到了腊月廿三，家家户户就要忙于送灶司菩萨上天，大人们在贴着灶神的灶头上，摆上名种食和糖元宝之类，还要点上香烛，屋内香烟缭绕，过年的气氛一下就来了。再比如杀年

猪，那场面有些惊心动魄。送走灶神的第二天，我们早早就被声嘶力竭的猪叫声吵醒，那是我们最为期待的杀年猪开始了。那场面，道地上，大水缸、条凳、门板一一摆开；灶间里，熊熊的柴火把正在烧水的女人映得满脸通红；男人们帮着杀猪师傅或把年猪从栏里捆绑出来，或追着挣脱绳子的年猪满地跑；而我们小孩子，则乖乖地坐在楼梯上透过窗户远远地看，不敢近到现场围观，生怕被猪撞到。杀完年猪后，腊月廿四，家家户户就开始掸尘搞卫生了。大人们搬来梯子，把室内室外、房前屋后进行彻底的打扫。再选一个黄道吉日祭祖先，准备一桌祭食，点一对蜡烛，再放三发双声大爆竹，口中还念念有辞：“开大门，放大炮；财亦到，喜亦到。”一些人还会摸黑上山，去到附近山上的庙中烧“头香”。

吃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

戏。年三十这天，首先要把灶司菩萨请回家；吃年夜饭前，还要敬祖宗，而且全家人都要跪拜。年夜饭的菜，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但席上其他菜肴尽可享用，惟独“元宝鱼”须留待新年动筷，这是取“年年有余”的意思。吃罢年夜饭，长辈都要给晚辈分压岁钱。晚辈得了压岁钱，不能立即打开看，而是要放在枕头底下压过夜。家里有长得矮小的，年夜饭后悄悄地在大门后跳三跳，意思是来年可以长得再高些。许多家庭长者，在年夜饭后还不去就寝，要为全家人“守岁”到子夜。过了子夜，就有人开始放炮仗，一般是先放一串百子炮，再放三发双声大爆竹，口中还念念有辞：“开大门，放大炮；财亦到，喜亦到。”一些人还会摸黑上山，去到附近山上的庙中烧“头香”。

这些极具亲切感和乡土气息的儿时过年记忆，随着时代变化，很多习俗都在悄悄淡出，但农历新年的喜庆仍是年年不息，只不过现在的人们，正以更多的方式和更新的方法，在换着花样过大年。



生活在别处

又见腊月搡年糕

◎应红枫

现在的街市上天天都能买到年糕了，但是那机器轧制的年糕，总感觉味道不及我老家在腊月的时候用手工搡制的年糕来得香糯美妙，更没有我在舟山金塘中学读书的时候，周末赶十几公里山路到外婆家时，外婆颤巍着小脚从土灶里给我煨出来的年糕来得香脆可口。

外婆以94岁的高龄逝世，已经整十年了。今年腊八过后，我特意赶去金塘岛上的老家，找寻外婆家做手工年糕的记忆。

同样的手工年糕，在我老家制作工艺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别的地方做手工年糕，是用模版压制而成条状，而我老家金塘岛上的手工年糕，是把米粉蒸熟捣揉后，再用擀面杖擀成1厘米左右厚度，摊成一张硕大煎饼状，然后一块块斜切成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的薄片年糕。

每逢冬至过后，各家各户按不同口味和喜好配制不同比例的晚米和糯米后，浸泡一晚后捞起，稍微沥干，送到村口傍河的年糕加工点上磨。外婆家也不例外。外婆喜欢稍微多放点糯米，这样做出来年糕糯而不粘，口感别致。村口的加工点原先是生产队的仓库，门口有一块夏秋季节用来翻晒稻谷的水泥晒场，现在刚好用来作为各家摆放竹匾晾年糕的场地。那里不久前刚刚作为番薯加工点完成淀粉和粉丝加工使命，转身便又成为了年糕加工点而热闹起来。各家的伯伯叔叔婶婶们汇集在这里相互帮忙，喧闹的声音，热气腾腾的蒸笼，渲染着一份对新年的期待。

同样的手工年糕，在我老家制作工艺和别的地方有所不同，别的地方做手工年糕，是用模版压制而成条状，而我老家金塘岛上的手工年糕，是把米粉蒸熟捣揉后，再用擀面杖擀成1厘米左右厚度，摊成一张硕大煎饼状，然后一块块斜切成长方形或平行四边形的薄片年糕。

把蒸熟的米粉倒在捣臼里揉成柔软的米团可是一项力气活。力气大的大叔抡起大锤在捣臼上涂抹了清水防粘，然后大喊一声：开捶喽！

高高举起的大锤一下一下地落在捣臼中，每当大锤抡起的空隙，负责协助的人就快速在米团的表面敷点凉开水防粘，或者将米团稍微翻动一下，使米团能够受力均匀。待把米团揉得柔韧晶莹，摸上去如同摸在娃娃的手臂上，搡年糕最艰巨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把搡熟了的米粉团端到案板上，先是做几个年糕团蘸上白糖送给街坊邻居品尝，留下一份到家里，给祖宗供上，然后是给孩子们做几个鱼、小鸟、小狗之类，送给孩子们嬉乐。记得每每过年去看外婆，外婆总会给我留着一条年糕团做的鱼，或小胖猪，有时已经晾得裂开了，但我依然很开心。直到现在，那份记忆，已经被盖上了“故土”的封印。

完成了这一系列的程序，然后才把搡熟了的大米团摊开来，切成普通的薄片年糕。那是最后一道工序，可以随意发挥、悉听尊便了。

从压榨过的布袋里抖出大块大块的米粉，细细地捣

思绪点滴

渐行渐远的年味

◎钟伟

雪稠稠地下着。不一会儿，小区广场白了，枯黄的树枝、灌木只露出星星点点的黄。极目远望，灰蒙蒙的一片，看不清那个酷似火炬的城雕。近处，映着古色的墙体，一朵小精灵般的白雪倏忽地钻来钻去，似乎要破窗而入，却吃了个“闭窗羹”，缓缓地下降了，直到看不见，消失在不知是哪里的角落！

望着纷纷扬扬的雪花，我也尝着新年的“糕花”。在乡下，到了农历十二月，就已经可以嗅到“过年”的味道了。那几日，雪在天上飘扬着，空气中弥漫了蒸饭的香味。最热闹的是那个雾气腾腾的大晒场，声音嘈杂，充斥着小孩子们兴奋的叫声、大人们的呵斥、老人们的嗔怪、男人们的打闹声。

在农村，等到腊月二十前后，天空中时不时就会响起稀稀疏疏的鞭炮声。这个时候，父母总会表现出少有的慷慨，给孩子一些角币买些鞭炮。当然，得省着点儿、变着花样地玩。如果遇到哪家喜庆，孩子们就会猫着腰，睁大眼，在铺满鞭炮碎屑的地上仔细寻找没炸响的哑炮。

等积攒到一定数量了，就三三两两蹲在地面上，把哑炮一折两断，点燃了看它们“扑嗤”着快速旋转。

这是过年的第一束光彩！

在农村，等到腊月二十前后，天空中时不时就会响起稀稀疏疏的鞭炮声。这个时候，父母总会表现出少有的慷慨，给孩子一些角币买些鞭炮。当然，得省着点儿、变着花样地玩。如果遇到哪家喜庆，孩子们就会猫着腰，睁大眼，在铺满鞭炮碎屑的地上仔细寻找没炸响的哑炮。

等积攒到一定数量了，就三三两两蹲在地面上，把哑炮一折两断，点燃了看它们“扑嗤”着快速旋转。

这是过年的第一束